

# 莫言暢談文學中的歷史與現實 機械人不會搶走作家飯碗



■《紅高粱家族》資料圖片 ■《檀香刑》資料圖片

剛獲頒香港浸會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的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於11月15日下午獲邀到香港浸會大學舉行一場題為「文學中的歷史與現實」的演講，場內座無虛席，聽眾於講座後的發問環節踴躍發問，而莫言的幽默演講亦引來全場笑聲。在演講中，莫言提出歷史文學不可能、也無需要真實呈現歷史。此外，他又重申肯定文學在機械人時代的人文價值，不擔心機械人會搶走作家飯碗。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添

莫言因為其「以幻覺現實主義融合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的小說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歷史在他作品一直佔據重要位置。《紅高粱家族》、《檀香刑》、《豐乳肥臀》、《生死疲勞》等代表作的背景設定在晚清、民國、抗日戰爭等時期，折射了中國歷史。在場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就評價莫言的小說《檀香刑》、《豐乳肥臀》與《生死疲勞》為中國現代三部曲，反映了中國農業文明的變化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

## 歷史書寫帶主觀性

「文學中的歷史是每個作家都要面臨的問題，因為所有文學作品寫的就是作家心目中的歷史。」莫言開宗明義道。但作品中帶魔幻色彩的他從不以再現真實的歷史為目標。他說：「如果一部小說被評價為再現了歷史的真實面貌，其實是對作品的一種貶斥。」他認為，任何歷史的書寫都是以當代的觀點來看，無可避免牽涉到作家主觀的眼光以及人生經驗。「任何歷史的書寫都是當代的觀點，是一種作家的創造。他以背景設定在晚清末年列強入侵的著作《檀香刑》為例，「因為我不是按部就班地寫歷史，所以我一直在等待一個機會，把自己家鄉山東高密作為素材寫進去，因此山東獨有的茂腔成為了我故事的靈感之一。」另外，故事中關鍵角色如劊子手的描寫也是莫言「推己度人」的手法

寫成。「我不是當代的人，不可能知道那些人的真正想法，即使我可以翻查很多資料，我也很難確定是否真的符合歷史真實。我用想像力猜想，劊子手會用精神轉移法安慰自己殺人的只是法律和皇帝，而不是自己，他只是一個執行者。這是他得以心安理得、保持精神不崩潰的原因。」

他又以另一著作《紅高粱家族》為例。《紅高粱家族》設定在抗日時期，比《檀香刑》距離當下近多了。經歷那個時期的很多人還活在我們身邊，他們曾經親口告訴過他們的經歷，所以要還原那一段歷史也相對可靠。但是這也不代表故事中所呈現的歷史就是真實的，因為有一種神話化傾向。」他又發現其實連嚴肅的歷史書寫如司馬遷的《史記》也有很多細節是靠想像力寫成。「司馬遷怎麼可能知道項羽在烏江邊上自言自語、怨天尤人呢？當時又沒有錄音機，又沒有記者在現場！」所以，莫言認為歷史小說牽涉到作家的虛構和想像是很正常的。「所以作家必須豐富自己的人生經驗，才可以推己度人。」

莫言又嘗試從讀者的角度切入現實與



■莫言來港舉行講座。香港浸會大學提供



作家主觀想像的矛盾，並指出這種矛盾其實很容易被化解。「這種想像可以贏得很多讀者，但同時也可能讓很多讀者不滿意，因為讀者對這個歷史有自己的想像。但本來每部小說就是一部半成品，需要靠讀者在閱讀時靠自己想像力來把故事還原成活色生香的生活。」他甚至認為，即使把當代的思維強加在古人頭上也沒有關係。「這可以產生一種別有風格的歷史小說，多了一層幽默、荒誕的色彩。」

## 透露停筆5年原因

不過，自得獎後相隔5年才再度在今年發佈新作的莫直言其中一個原因是「現實」有時比「歷史」更難處理。「所謂歷史自有定論，所以已經定下來了，但現實的發展卻往往跟預測的方向不一致。其實今年發佈的新作我在2012年春天就寫好了，但因為現代的故事會因應現實條件的變化而生長，所以我要把故事寫高。」他說。他以即將發佈的新作《等待摩西》為例解釋：「當初是根據真實生活經驗寫一個發了財的舊同學突然失蹤了的故事，當初的結局就是他妻子一直在等待他。但失蹤35年後他

在現實生活中居然回來了，但回來後卻解釋不了失蹤的原因，一直含糊其詞，說自己隱居山林，連手機也不會用。我也把他的名字由衛東改成聖經人物中的摩西，增添神秘感。」

## 文學創造力非機械人可媲美

因此，莫言認為可以根據時代變化，寫一些開放式結構的短篇小說，方便改寫。「自從有了智能手機後，生活的不可預測性愈來愈大。」他指。他又認為文學作品在科技世代更應該存在，因為文學保持了人的尊嚴。「很多方面人類也被機器打敗，連七律詩也可以用人工智能寫成。但在我看來，那些作品都只是把過去的唐詩宋詞組合起來，沒有創造力。文學家無中生有的想像力、獨創性可以保持人的尊嚴。」

最後，他在問答環節中又回應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的關係。莫言認為兩者都屬於文學創作的一部分，自己不排除別人長篇大論地評價自己的作品。「很多評論也是文采飛揚，並將小說不斷補充、擴張，和作家寫作者一樣運用到豐富的想像力。即使和作家想法有出入也不是大問題，最重要是言之成理。」

## 書介

整理：草草

### 力抗命運叩門聲的英雄： 貝多芬書信選

作者：貝多芬  
譯者：謝孟璇  
出版：八旗文化



本書選自「樂聖」貝多芬的日記、私人信件，以及生前未公開的個人文字記錄。貝多芬在這些片段中呈現出他最真實的精神——那並非他留給世人的陽剛、悲壯形象，而是一種對於崇高理想的極力追求。這些文字多半蘊藏豐富情感，有時則像是貝多芬對自己的告白，毫不造作地道出他對自然、教育、音樂、信仰等觀點。這些書信與日記片段，不僅投射出一位偉大作曲家的人生剪影，也重現了十八世紀的音樂發展脈絡。

### 機械時代

作者：胡晴舫  
出版：八旗文化



在這個時代裡，機械製造的特色便是我們的人格：單一、呆板、無味、重複、規格化、無個性。然而，人性卻前所未有地活躍……慾望還在，想像力還在，希望還在，夢想還在，嫉妒還在，憤怒還在，瘋狂還在。人類一切情感能力均完好如初地保存着。可能變種了，但，絕對沒有消失。它們藏在46則胡晴舫精心訂製的「戲劇」隨筆體小說裡。本書還插入羅馬尼亞著名畫家波濟胥(Mircea Bochis)的16幅版畫創作，用古老機械的形式載體，和人類亘古不变的情感形成奇妙的共鳴。

### Sing, Unburied, Sing

作者：Jesmyn Ward  
出版：SCRIBNER



2011年以《搶救》(Salvage the Bones)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黑人女作家潔敏·瓦德(Jesmyn Ward)又一感人力作，奪得2017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小說類大獎。Jojo是個黑白混血的小男孩，與三歲的妹妹Kayla和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偶而出現在他們生活裡的，還有他那個有毒癮的母親Leonie。不吸毒的時候，Leonie是個愛孩子的母親；毒癮一犯時，她那個遭到白人殺害的哥哥便出現在眼前，對Leonie來說，哥哥的幻影折磨着她又撫慰着她。當兄姊倆的白人父親即將入獄，Leonie滿懷希望地帶着兩個孩子踏上了前往州立監獄的旅程，一路上，他們會遇到什麼樣的危險，前方又會給他們帶來什麼樣的希望？

### 福爾摩斯與血色的憂鬱

作者：高殿岡  
繪者：雪廣歌子  
譯者：黃姿璋  
出版：獨步文化



本書是將柯南·道爾傳世百年的神探「福爾摩斯系列」瘋狂改編的異色仿作。福爾摩斯、華生、莫利亞提、雷斯垂德——不只全變女性，哈德森太太更化身超級駭客，哈德森先生似乎是個情趣娃娃……新娘、異國旅人、小提琴家、銀行職員——四位毫無關聯的女性在同日接連喪命，皮膚全泛着緋紅色澤，她們生前遇上什麼事？偵探夏莉·福爾摩斯拉着喬華生一同調查此案，當她們步步逼近真相時，喬驚慌地察覺，兇手也許與自己非常相似，只是好險她先遇上了夏莉……

### 漫畫昭和史3-4

作者：水木茂  
譯者：酒吞童子、陳亦苓  
出版：遠足文化



《鬼太郎》之父水木茂回歸創作原點，回顧從開戰到戰敗、動盪的昭和與日本。昭和時代承接明治時代的崛起、大正時代的發達，國內歷經關東大地震、金融風暴等困頓，再加上軍國主義的盛行，引導日本一步步走向開戰至戰敗。接踵而來的挑戰下，昭和與日本最終走向復興之路，告別「戰後」、迎接東京奧運、萬國博覽會、經濟高度成長期。見證了整個昭和時代的水木茂，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昭和史，太平洋戰爭之下、於空襲中失去單臂的他，對於戰時、戰後的日本更有一番血淚交織的體驗。他筆下的昭和史並非從權力者的角度出發，而是試着透過庶民觀點、審視這段歷史，也寄託了他想傳達給和平時代的訊息。

## 由贖罪到防患未然 ——東野圭吾的《解憂雜貨店》

熟悉東野圭吾的讀者，都知道他小說一向的主題是贖罪，神探推理系列中的加賀恭一郎差不多每一本作品的核心主題也離不開贖罪。

《紅色手指》(06)是一明晰的例子，小說中恭一郎老父隆正為了補償過錯，於是盡心盡力照顧作為單親媽媽的妹妹克子及她的兒子修平，後者也因而把他視若代父看待。當所有人均以為恭一郎不孝，從不探望患癌的老父，原來那是隆正的贖罪承諾：因為後來發現離家出走的妻子在仙台寓所中，一個人孤獨死去，所以他吩咐恭一郎在自己斷氣之前，一定不可靠近自己，好讓自己同樣地得以一個人去迎向死亡，正是贖罪的明確顯影。

《紅色手指》中的昭夫竟然想把兒子殺人的罪名，推讓在患上老人癡呆症的母親政惠身上(後來才道破她不過偽裝而已)；《惡意》(96)中的野野口修為了單純的惡意，竟然大費周章去殺害童年夥伴作家日高，並竭盡所能去建構自己是日高背後的捉刀人，自己才是暢銷小說

的真正作家謊言佈局；《麒麟之翼》(11)把中學的欺凌事件易地重構，改換成父親主動去為兒子贖罪的故事，最終甚至犧牲了生命。

以上的離軌失衡，某程度均是在富裕社會裡人慾橫流下，大家為了保持現在的生活水準，甚或是奢望強求他人的優越條件，從而犯下不同案件——那正是東野筆下日本社會集體潛意識的「罪」。而贖罪一旦轉換成破案法，要旨正好在於於破案並非最重要的關鍵，犯人是否明白底蘊以及願意承擔贖罪的責任，那才是修正社會漏洞的正面動力。

好了，來到《解憂雜貨店》，其實贖罪的主題沒有更易，小說中翔太、敦也及幸平三人最終決定回去為晴美解綁的舉動，當然正屬百分百的贖罪主題回響。但相對而言，《解憂雜貨店》的焦點可說是由贖罪轉移至防患未然身上，即透過店主雄治及三人的一夜替工，去嘗試把不同性質及程度的憾事加以逆轉，而與此同時在挪移的過程中，又帶

出一種互動的體驗——雄治在臨終前可以收到「正果」(來自未來的感謝信)，三名青年由罪犯身份回歸正途(以三人雙眼發亮作結)，進一步說明防患未然的正面效果。

當然，其中的防患未然，也可以有兩重層次，一是利用時間差的元素，來嘗試修正過去的錯誤選擇，即如翔太三人透過說明日本於八十年代的經濟狀況，去提醒晴美作出合適的投資決定，又或是以日本不參加奧運會的「事實」，去提醒劍擊候選運動員靜子要放棄比賽，去多陪伴患上絕症的男友。但與此同時，亦有選擇不洩露天機的安排，如不把會在火災中的喪生的「事實」，去告之魚店音樂家克郎。不過更大部分的，其實是屬於一種意見的分享，如對綠河懷上孩子的勸勉，又或是對浩介是否跟從父母逃亡的建議等等，其實只屬人際往來上的心靈分享，所以最重要的仍是諮詢者自己的決定。這也成為東野圭吾的核心企圖，本來利用時間差來作為諮詢的憑依，是極為容易且



## 書評

文：湯禎兆

《解憂雜貨店》  
作者：東野圭吾  
譯者：王蘊潔  
出版：皇冠文化

可說是慵懶的手段，但作者的用意正好在於表明一切作繫於人際交往互動過程中所建立的信心。一旦沒有信心存在，任何建議也聽不入耳，最後也不會發揮什麼作用。

此所以晴美好像因掌握了未來動向而發達，但更重要的是她願意相信信中的指引，而浩介的決定則與建議不盡一致，最後甚至寫上一封內容虛假的信函去感謝雜貨店。我想說的是從中正好看出東野圭吾的用心，結果得失不是他在書中想強調的訊息，重要的是互動中所建立的關係。諮詢者好像是受益的一方，但其實寫信人同樣獲益，也可說同樣得到安慰乃至救贖。此所以正是東野圭吾由贖罪到防患未然的主題轉化，令到內涵的深遠層次得以推進。

##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